

天孫之女

張資平著



天孫之女

張寶平著

上海

文藝書局印行

1981

(1)

E 是個探險家，但他的探險區域不是南斐洲內部，也不是北極圈裏，他的探險範圍只是限於 S 戲院左右一帶的魔窟。

盛夏的一天，太陽烈烈地在頭上輻射。我在 D 路口碰着了 E。他每遇着我都滿面堆着笑的，唯有這次他不單不笑，還像生了氣般的。

“到那裏去？”E 說話是廣州口音。

“太陽晒得這樣厲害，你怎麼不戴帽子呢

？”

看見E是光着頭我便這樣地問他。望望他身上的山東綢西裝，雖然洗過了幾次水還熨得很漂亮。

“是的，嘻，嘻，嘿。”E此刻苦笑着說“我就是想買草帽去。”

“你原有的帽子呢？”

“踏壞了。”

“給誰踏壞了？”

“我的討厭的老婆。”E又苦笑了

E說到帽子給老婆踏壞了，略知他們的家庭狀況的我知道E的草帽定是做了他們間吵架時的犧牲了。

於是我想像到E太太踏壞帽子時候的情形來了。

E定是到什麼地方去探險過來，給他的夫人

發覺了，於是吵了起來。E 敵不過他的夫人的吵罵，想拿帽子出去。但E 夫人先把帽子搶過去了。

“又想到矮子館裏去麼？”她一面罵一面把帽子丟在地面，隨即伸出隻腳來踏上去，帽頂就脫圈了。

其實是E 太太是冤枉了她的丈夫，E 和我們那裏會有閒錢去逛窯子呢。我們都是流落到上海賣文章爲活的窮書呆子，掙來的低廉的稿費尙難維持一家的生活，那裏有餘錢去逛窯子。看看電影已經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了。

天氣太熱了白天裏坐在家中寫不出文章來，只有流汗打瞌睡。有一天我到一個友人H 的家裏去，看見E 也在那裏。K和E 正在商量今夜裏到什麼地方逛去的。

“你是個有名的探險家，該帶我們到新鮮的

地方去見識見識。”H在笑着向E說。

“有一家東洋貨，真長得好，從沒見過有這樣美的東洋婆，不像是公開的窯子，恐怕是一般人家的女兒密賣淫的”E又高興起來了。

“留心你的新帽子，不要再給你的太太踏破了。”

“就是那個地方，前次就是因為到過那個地方看過來，回來對友人說了，沒有留心老婆坐在隔壁房裏偷聽，所以鬧出事來了，嘿，嘿，嘿，”E緊縮着雙唇又在笑了。

“在什麼地方？”

“W路中段的橫街裏，離那東洋女人的家不遠，有一間日本旅館，街堂小了，不容易找，在那邊很少那樣的地方，所以我想定是尋常人家的婦女出來賺錢的。

“你到過日本的會說日本話，要你和我們一

路去，好當翻譯。”H又笑向我說。

“好的好的我當然要參加”我說了後也大笑起來。

“我們三個人都是不能自由的，各人的家裏也不便做集中的地點。我們還是先約定一個地方，各人回去吃過了晚飯，就到那個地方去集中，一同出發吧。”H的提議。

“那一個地方好呢？”我問他們。

“S戲院門首好麼？”E說。

“馬上出發不好麼？”我提議。

“此刻才三點半鐘，到那些地方去豈不是笑話麼？”

“先看電影去，看五點至七點的，七點鐘出來隨便在那一家小館子吃一頓飯，過後慢慢地散步到W路去不好麼？”

“贊成，贊成！”E縮着嘴唇高叫起來了。

“錢呢？誰做東道？阿拉是沒有錢的”H擴大他的一雙鼻孔，笑着說。

“吃便的飯一兩元我倒有，看電映的錢就不夠了。”

“那我請你們看電影好了。”

他們三個於是流着汗由K的家裏出來，在D路口搭了電車。

在距S戲院不遠的前一站下了車，走過了幾步到O戲院前來了。O戲院上演的電影不論在什麼時候總是什麼鴛鴦，什麼情俠，什麼淚，什麼血，最肉麻不過。但E對藝術的嗜好就和O戲院差不多，今天又看見什麼鴛鴦的廣告了，就主張看O戲院的電影，經我努力的反對，才再向南行，一直行到S戲院前來了。進去一看，三點至五點的电影還沒有演完。我抬頭看一看壁上掛的鐘，還沒有過四點半，三個人就走出來在附近的幾家小

書店裏胡亂地由架上抽些書來看，但都不是真心看書的。抽了一本，略翻一翻，就撻回去，再抽第二本尤其是E，只三五分間，抽了十餘種書來翻看。書架的大部分給他翻亂了，氣得店員站在一邊打呵欠。

就這樣地看了一家又一家，不覺過了好些時候，也走了約有一二站車的距離了。

“五點了吧。”H 警告我們。

三個人翻轉頭，沿着Pavement指向S戲院來。本來大家的目的並不是在看電影，只想把時間混過去，混到黑了，就探險去的。大家在M戲院前站着了，M戲院門首的廣告是西女跳舞和歌劇，後面還有“裸體跳舞”等字樣。E看見這些廣告又驚叫起來了，拼命地主張要進去看。

“如要我帶你們去探險，這就是我們的探險事業之一了。”E笑着向H說。

“我無所謂，隨便那一家都可以。”

進去看看於是三人站在M戲院門首演了幾秒鐘的無言劇只是你看我我看你地站了一會，終於聽從了E的提議

所謂歌劇不過是幾個白俄的男女出來亂叫亂跳，全沒有一點紀律，所謂裸體跳舞也只是叫了一個俄國婊子來做model給觀眾看看吧了。

M戲院在一家跳舞場的四樓上。我們由四樓走下來時，過了七點半鐘了。外面雖然沒有全黑下來，跳舞場的音樂已經悠揚地奏起來了。

E一面走一面稱讚這個跳舞歌劇如何好如何好尤其是最後一幕的model。我們都不理他讓他一個人去自歌自歎。

我們走到跳舞場的側門前來了，兩扇門扉上各鑲着一塊橢圓形玻璃，視線透過這兩塊玻璃，看得見跳舞場裏面的舞女，個個都穿着靚裝，凝

脂般的雙臂和胸部以上的頸項全部露了出來，三三兩兩散坐在幾張小圓檯旁的椅子上，喝着冰汽水，在等顧客。一羣看完了歌劇的人們包圍着那兩塊橢圓形的玻璃，爭先恐後地把眼睛湊到玻璃板上去。E看見這個情形又心痒難熬起來了。他忙梭過去，但兩塊玻璃板上已經有好幾個人頭了。E無論如何流着汗努力，都攪不進去。他那種樣子叫人看見可笑。

兩扇門扉打開了，走出兩個穿孔雀色製服的僕歐來。

“不要擠在這裏！請走開！”兩個僕歐伸出雙手向前揮，表示要趕開他們。

觀眾才散開，由樓上又下來一羣人了。

“走吧。”我因為站得不耐煩了，忙向H和E說，但看E的額角已經緊貼着左邊一塊的玻璃板上了。

“走啊！”H也在催E，但E一句話不回答。

“你這個人真鹹濕，有什麼好睇泥？”H蹙着雙眉罵E。E翻轉頭，緊縮着雙唇向着我和H嘻嘻地笑了一笑後，雙眼又緊貼着那塊玻璃板了。

H看見他那種怪樣子，恨極了，忙走過去拉他的左臂。E沒奈何，只好離開了那塊玻璃板。但還是一面翻轉頭向那邊一面呵呵大笑的說，

“真是春色滿園，……看吧！”

“你這個人真無聊！看你說話，看你寫文章，就知道你是個無聊人。你天天在高叫革命文學，但說起話來，寫起文章來，還是這樣咬文嚼字的，一點不能通俗化平民化，什麼”看吧……春色滿園啊！……什麼春草碧色，春水綠波啊！……什麼東風的惡作劇啊！“聽見令人肉麻。”

周圍的人們看見E似瘋非瘋的樣子，都睜着驚異之眼來望我們。

幸得我們走得快，我們才踏出 Pavement 上，穿孔雀色制服的兩個僕歐又走出來趕人了。

我們由M戲院走出來，就在對過的一家廣東飯店裏吃晚飯。

我們一面吃飯一面討論探險的時間和地點。H 的意思是要去看中國女人的魔窟，我是主張看高尚一點的西洋婦人，E 則以不撓不屈的精神主張去看東洋貨。

“東洋貨一點沒有意思啊！她們看見我們中國人就很驕傲起來討人厭。你是會說英國話的，怎麼不贊成到西洋貨那邊去走一趟呢？”我是看慣了東洋貨的，無論 E 說得如何美，我都不相信。

“的確西洋女人比東洋貨還親熱些。再討厭不過的是小鬼，尤其是到中國來後的小鬼。不管是男女老幼，都是十分討人厭。”

H和我一樣地討厭東洋貨，但也不喜歡看西洋貨。他是愛國主義者，在提倡國貨。

“國貨盡是劣貨，並且多是有病的。”E在反對H。

“又不是想在她們那邊歇夜，打個茶園吧了。不懂話，儘對坐着有何意思！”

爭論的結果，還是先去看W路橫街裏的標緻的東洋貨。H看看壁上的鐘，過了八點半，天色全黑下來了。我們剛剛把飯碗放下E就催着要走K嫌還早了一點。

“不早了。過了九點，她有了客，就看不着了”E這樣說。

我們會了賬，便趕向W路來。E一面走一面揮動他的手，指了這家房子又指那一條弄堂，不是說那家裏有漂亮的姑娘，便說那條弄堂裏有祕密的人家，表示他對於W路這一帶的地理十分熟悉。

不一會走到那條橫街裏來了。街堂裏十分黑暗，一連十幾家房子，外表都一樣的建築，並且都帶上了門。E辨不出那一家是那個漂亮東洋姑娘的了。

“好像是這一家。”我們走到街堂中段徘徊了一會後，E指着一家房子對我們說。他想敲門了，我忙止住他。

“你的的確確記得是這一家麼？莫敲錯了人家的門，給人罵了沒趣。”

“總不外這三家”E笑指着和那一家相毗聯的三家房子笑向我們說。

“你看，你沒有認清楚，隨便敲人家的門怎麼行？”H笑着對E說。

“那有甚要緊，說一聲對不起，就完了。”E再緊縮着嘴唇笑起來。

但E還是不敢敲門了，他又像剛才在跳雞場

門首般，把頭伏在那家門扉上，從門縫裏窺看裏面的情形。

“對了，對了！是這家了！”E伸了伸腰，站起來，高聲地歡呼。

我也走前去傾耳細聽了一會，果然裏面是在講日本話。

——花姊兒，澡堂空着了！一個小女兒的聲音。

——你洗過了？你的姆媽也，……又是一個女人的柔靜的聲音。——是的才洗過。那個小女兒的聲音。

“裏面住的是東洋人，不錯了。”我對E和H說。

“是嗎？我記得清清楚楚，是這一家。”E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他急急地就敲門了。

——是那一個？裏面也有中國女人的聲音，

大概是東洋人家僱用的娘姨了。

“有客！E 高聲地應了後，望着我們笑。

不一刻門開了。一個三十多歲的矮胖的中國女人，站在裏面天井裏。

“請進來！”那個女人說。

由E的領導我們一齊踏進一口小小的天井裏來了。天井裏固然很黑暗，望望上面堂屋裏也只是一盞五燭光的電燈，看去十分幽暗。我們站在天井裏，躊躇了一會，我真想退出來了。忽然聽見裏面有日本女人在用日本話向我們招呼說！“請到裏面來坐。”

“請到裏面去。那個娘姨也跟着她的主人催促我們。

“怎麼這樣黑，不好走。”

“不要緊，不要緊。進去進去。”E 勇敢地在作先鋒向裏面跑。他們的客廳在堂屋的屏風後，